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一

請　東宮講讀揭

竊惟

東宮講讀臣自入秋以來已四請矣近以

千秋令節

萬壽聖節皆有假則不敢再請今假則已滿天氣漸寒若更復蹉跎則轉盼之間便是嚴冬而今歲之事又無望矣臣誠不知

聖意之所存而其難其慎一至此也此事上關國本下切輿情臣待罪政地此而不言焉用臣

爲故不得不竭誠祈請至于當講之故不講
之害則大小臣工言之至詳至盡臣即更有
陳說不能有加于諸臣也且臣等數年于兹
請講疏揭不下百餘道今即欲更竭其愚亦
不能有加于前說惟望
聖明深惟
社稷之計俯鑒愚誠
俯賜俞允則真天下國家之大幸耳謹擇得今月
二十八日九月初四日二十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由講學其侍班講讀等官臣開具別揭
恭請
聖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請戶部署印併放趙尚書揭

今日戶部十三司各官群至閣門投遞揭帖內稱尚書趙世卿病甚危篤旦暮不保各項錢糧簿書無人管理乞

亟賜處分併

命他官署理印務其言甚爲迫切臣昨已聞世卿病重不敢上

聞今司官之揭如此則其勢似已危殆難以强留戶部職司國計一日不可無人其請官署印亦不容已之急務也年來府藏空虛凡百匱

乏之主計之官束手無措每視爲極難極苦之
地故侍郎李汝華堅不到任雖奉
旨屢催而猶以病推托可謂無人臣禮矣至總督
倉塲都御史孫瑋亦貽書下臣欲具疏求去
此官之不可爲人之不肯爲此官一至于此
則其難可知也然臣子分義何處不勉苟一
當難處之地即相率規避他日國家更有危
急何人肯盡忠出力而
皇上將何所倚仗也臣竊嘆之亦竊憂之日前九
列卿貳不過數人或以老病焦勞或以觸暑

困苦叙寥凋廢之景象臣不忍言甚至武舉
重典例用與貢大臣今不得已而借及于大
理寺卿是何
聖代之乏才一至此哉不知我
皇上亦曾一念及否也今户部事體更爲緊急伏
望
皇上亟允司官之請
命官代署仍許世卿之去
勑下吏部作速推用其餘大僚併
賜點用庶國事猶可支持而緩急不至于失措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請戶禮二部掌印揭

今日蒙將戶禮二部司務官各本

發臣擬上臣覩本中所請在戶部則以尚書趙世

卿病篤堂印空懸欲

皇上允世卿之去而

命官代署在禮部則以侍郎吳道南守制典禮乏

人欲

皇上亟點尚書侍郎令掌部事其辭皆至爲迫切

竊惟世卿之在今日一病奄奄已無生理卽

使餘息尚延亦必不能以旦暮生死之身而

經營軍國之大計矣臣前此擬允其去而以
孫瑋代署葢亦萬不得已而計出于此也今
仍録原擬及另擬一票伏候
聖裁其禮部印務則以九列乏人無可署掌其吏
部所推尚書侍郎各官未蒙
點用又非臣所敢擅擬伏望
聖明將尚書侍郎並
賜點用或先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是亦臣之萬
不得已而敢有請者也目前戸部事務停閣
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

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
納皆不得通最為困急而禮部則須歷
賀冬皆將前期典禮之臣豈容久闕即如進貢番
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
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
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
惜也臣屢欲揭請而以煩瀆為嫌欲言又止
今幸
發此二本仰見
聖明留神二部事務故敢附陳其愚如臣言未當

更望傳示

聖意令臣另擬上請毋以臣之愚昧而妨誤國事

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改擬王之都疏揭

蒙將戶部郎中王之都一本

發臣改擬臣之愚昧莫測

聖意之所存謹改擬以

進亦未知當否臣細觀此本蓋以錢糧出納關係重大必有該部印信方可稽查此

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必不可廢其言甚是而該部尚書趙世卿久病沈綿必不能出臣昨擬令孫瑋代署又未蒙

允發目今各項錢糧盡皆停積內外守候之人不

知其數人情惶惶咸懍危懼此臣之不敢不
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賜裁斷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考選一事臣與各衙門屢行催請未蒙
允發候
命長安積至六七十人旅食僾游茫無職事此皆
皇上拔之科第試之郡邑以治行高等擢者也求之如此其殷而用之如此其緩也非國家所以登進賢才之意矣刻今日科道又極缺人各處巡按有二十餘差無可題代此亦理窮勢極不容不補之時也臣記初入都時值前番考選候

命未發諸臣日來責備不為催請臣與同官殊為
苦之今番諸臣感
皇上之厚恩亮臣之不能為力未嘗以片語求多
于臣而臣顔晏然坐視日復一日心甚愧之
諸臣一官之遲速猶不足較而言路之空虚
地方之廢事紀綱法度之陵夷是誰之責臣
能因人之不言遂默然而已乎為此復冒昧
瀆陳伏乞
聖明亟賜檢發臣與諸臣當共相勉勵務竭其報
效之私心矣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請減免袍段摺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劉元霖一本該文書官王體乾傳

聖諭龍袍紵絲等項皆年例上用供用進賜之需

且各節令所費不貲況係先年傳織未完的着

照該衙原題數目准陸續接織完分運解進應

用不許停減令臣擬

旨臣竊惟

皇上富有萬方服御之供皆臣子所當仰給豈敢

有違但細觀本中所言此項織造乃起于萬

曆四年原無額設錢糧皆出各衙門多方撥括以應
上命至今尚未能完該省巡撫官方移咨該部請行停免乃復有四萬疋之續派計其所費又須百萬金東南災傷之後民力已竭不堪朘削而該部事例銀兩又以邊餉匱乏之倂歸戶部此百萬之金將何所出近劉元霖曾見臣言及此事舉額蹙眉不勝其苦且托臣爲之轉奏臣謂該部有疏則
聖心必自感動不必瀆陳而不意

皇上又有此諭也夫
皇上方謂所費之不貲而小民無知且意
皇上積之於不用無臣方望
皇上停免乎前運而
皇上諭旨且欲重派乎新運此部臣之所以苦心
不得不激切籲祈而臣亦不能默默以處此
耳伏望
皇上念民力之難供察外帑之已竭將該部所奏
詳加省覽特准停止即以御用甚多有難盡免亦
大加裁減以昭

寬恤之恩其於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夫臣子之
於
君父事苟可行詎無將順之心而臣與該部嘵嘵
若此者蓋真見公私匱乏之萬分難處但得節
省一分則生靈便受一分之賜而
皇上之功德且與天無極此亦臣區區犬馬效忠
之一念也謹擬票以進恭請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初八日

催孫都御史辭疏揭

該都御史孫瑋以戶部印務具疏懇辭今日
發臣擬票臣惟孫瑋既再奉
明綸署掌部印自應遵
命力疾料理部事何可復行推辭但臣聞瑋實有
咯血之病卧床日久其所管倉塲事務本爲
煩多加之以都察院已難支矣今又加之以
極難極苦之戶部則其力委爲困頓其陳情
控辭亦非得已而目今大僚乏人自瑋之外
又更無可以代署者臣展轉于衷再三籌度

以爲戶部年來廢弛已極內而帑藏之空虛
外而軍糧之急迫上而
大內之宣索下而各省之積逋種種艱危難以
言盡必得精明強幹之尚書極力整頓方可
挽回彼孫瑋雖賢足以倚任然終是代庖之
官事體不便日復一日因循苟且而軍國大
計終不可爲矣是其關係豈淺小哉今尚書
趙世卿已移居城外必無再入之理不如允
其所請使之歸去
勑下吏部亟推才能

蚤賜點用仍
諭孫瑋且勉強暫署以俟代者是今日萬分難緩
之急務也臣連日接得各邊巡撫官移書皆
言軍餉至緊至急而延緩宜大以虜警虜封
尤爲迫切且皆責臣當懇告
皇上速用該部尚書軍餉始有料理之日故臣敢
冒昧進言擬票上請非爲世卿爲孫瑋乃實
爲
皇上耳伏祈
聖明裁察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

催孫都御史辭疏併各邊總督辭疏揭

項該都御史孫瑋疏辭戸部印務臣已擬上

令其即出供職而候

命數日未蒙

發下各邊軍餉不得解給各巡撫官皆以書揭來

言軍士饑餓勢必搶掠繩之以法必至生怨

緩則鼓譟急則投虜即如往年哱拜之亂亦

由軍餉不足所致其後費多少錢糧用多少

氣力乃始平定此今日之萬萬可慮者也昨

吏部尚書孫丕揚見臣深言陝西諸鎮之危

因今蚤臣入直又接得薊鎮督撫官請餉揭帖亦急如燃眉而宣大以虜封在郎錢糧匱乏屢次催請此尤邊鎮安危之大紧係不可泛視

皇上試念及此則戶部印務其尚可頃刻之延遲乎至于趙世卿之必當允放戶部尚書之必當推用則臣前揭言之已詳不敢有一毫欺

皇上也抑臣更有請焉國家建立九邊延袤萬里其最所倚重恃力者惟總督三人夷虜之所覘望將吏之所受成皆在此三人是豈泛泛常

可存可無之官乃宣大總督久缺

點用厥封大事誰爲料理薊遼總督王象乾陝西

總督黃嘉善皆有疏告病留中未發二臣杜

門日久百務曠廢封疆之謂何而可聽其優

游若此伏乞

聖明俯將王象乾黃嘉善疏

亟賜檢發督令即出毋誤邊事而又

點用宣大總督官使其作速赴任庶內外有人而

釁端可弭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條陳各項急務疏

奏爲章疏愈格官僚漸空懇乞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觀自古人君聽言之不明則有之未有全不聽者用人之不當則有之未有全不用者夫不明不當猶或失之彼而得之此利害尚相半也乃全不聽而全不用則

上下隔絕更無一綫之通而其害不可言矣今歲自夏秋以來但有緊要章疏盡皆留中

吏部推陞十無一下大僚落落不過數人非但國家大事難以倚辦即尋常遣祭陪祀之

類亦皆乏人各處按差盡皆停閣無可題請

皇上聖神以爲愛惜官爵計則得矣獨不念邦國之將空乎以爲謝絶人言計則可矣獨不思聰明之壅塞乎從來天下禍亂皆由于人情之鬱結今日鬱結異常必有異常之變臣每念及此憂心如焚痗疾復發左目將盲然不敢不忍死爲

皇上一言謹將時事之最急必不容已者列爲數欵上請

聖裁其間多已經陳請未蒙

允發若復逐項具疏未免瀆煩故敢總具于此伏
祈
俯鑒愚衷稍加採擇不勝幸甚
一科道官號稱言路非但朝廷耳目亦係咽
喉咽喉一塞則飲食皆無從進身何以存
今言官舉劾條陳一槩不報雖其中固有
支蔓浮泛之談而其慷慨老成有裨軍國
大計者亦自不少即諸凡施行政務與臣
等擬議未當者亦賴以補救萬無可以
廢之理今歲奉

命考選科道人皆欣躍以爲
皇上加意言路而疏上日久屢催未發諸臣守候
近者已是經年遠者途踰兩歲蹉跎閑曠
甚爲可惜見在者旣不得言候
命者又不得官咽喉之塞至此而極是尚可以爲
國哉伏望
皇上將吏部考選疏亟賜檢發其科道官上疏悉
下該部覆議以聽
聖裁是今日第一之急務也
一大僚缺乏日甚一日即如戶部都察院總

督倉場三衙門原設官七員今只孫瑋一
人帶管雖有副都御史許弘綱尚未到任
今歲考察屆期都察院實與吏部持衡共
事豈可無官至于戎政協理及宣大總督
皆奉有
明旨知其緊急着吏部推上者乃仍復留中內而
京營外而封疆寧容泛視伏望
檢發
一大臣請告或以真病或以被言或以初承
召命循例疏辭皆當爲之裁處今在內則有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林烴在外則有總
督李三才王象乾黃嘉善巡撫崔景榮在
南京則有刑部尚書李楨僉都御史丁賔
各有告疏留中未發夫户刑二部方在缺
官需人至急李三才義在决去王象乾黃
嘉善崔景榮則封疆重寄豈可堅卧南京
六部尚書見在者只有一人而都察院亦
有考察之事右都御史顧其志尚未到任
若丁賔又杜門不出誰爲管理伏望
皇上將諸臣告疏盡行發擬恭請

聖裁使去者不至于留滯以招尤留者不至于觖
延以誤事公私兩得何便如之至于諸臣
亦當仰體
君上之心共存急公之念自非情事危苦萬不得
已者勿得辭艱避險求便身圖與爲門面
套數漫行陳請凟
聖聽其請而未發職務緊要者亦當且出供事是
亦上下相成之至誼也
一詹事府與左右春坊名雖閒局實繫要途
各項印信豈可無人掌管漫置閣中從其

封閉而翰林各官多至百餘員若槩不遷轉壅滯何堪臣等所題仰信及推陞疏揭伏望

檢發

一舉人歲貢選除教職者經今二十餘日未蒙

允發此輩皆窮苦貧儒年多衰耄希望一官朝不及夕京師桂玉之地度日甚難當此隆冬之時饑寒迫切尤為可憫前歲曾有一次停滯遂致餓死病死有十餘人其在

聖心亦必隱惻今次少遲諒必即發但遲一日則各官受一日之害矣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杜茂參劉文藻揭

該承天守備杜茂參論罷斥兵馬劉文藻啗

益管人毆打樂官致誤

陵祀臣向開劉文藻橫惡異常爲兵馬時極其貪

婪幾播縉紳大拂心竊惡之故一見杜茂之

疏遂以爲真且以事關

陵祀係守備職掌又許查參擬簿中前此亦有陳

鑑之事行杜茂提問枷號遣戍故遂擬從其

請其後杜茂問明具奏臣擬從輕處蓋示亦只

以違誤

徵祀一節罪之其他竊盜等情非守備衙門所可
擅問故耳今彼處撫按及科道各官皆有疏
參劾其言甚切其所執甚正則是臣之誤擬
貽累
皇上貽累地方臣罪滋甚臣心何安伏乞
皇上發臣此揭以明此事之失其責在臣仍將劉
文藻事情
勑下撫按衙門究正其罪則人心帖服而奸惡亦
有所警且使臣得以改正此失何幸如之抑
臣吏有請者閣臣供六擬之役名為幾務其

事至煩其關係至重必上昭
主德下合人情遠稽故事近酌時宜庶幾不謬若
一字稍差即成窒礙故向時閣臣皆有三四
人多至六七人蓋爲此也今只臣一人供事
三載每有疑難之事卒然而至頃刻之間便
須擬上徬徨四顧誰可商量而又賦性愚昧
世務未諳縱使竭力經營豈能無失此事猶
其小者以後更有重大事情而臣又復誤擬
此時即罪臣譴臣亦復何益故推補閣臣實
今日萬萬難已之急務也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俯賜施行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二疏

奏爲孤臣至苦至窮萬懇

天恩即賜推補事臣頃者月餘不敢以推補閣臣

請于

皇上非故緩之也前此之陳懇其說已窮每欲撰

筆無可措辭譬之市上貧兒大聲疾號而不

見憐恤則惟有吞聲待死而已臣一身之困

苦所不足言惟是頻年愁病智慮日昏精神

意氣亦日以衰竭即勉供票擬之役舛戾實

多難

皇上寬容不加督責然而上誤
政幾下增愆罪日夜捫心不能安處今方內災變
頻仍人人憂亂而北虜種類桀驁封事不就
四十年來邊疆所羈縻籠絡恃以爲安者必
且變動而我之中外財力大小臣僚無所不
空
社稷之安危豈臣一身所能獨任臣又安得不冒
死哀鳴籲祈下
君父以求賢而自代也夫輔弼重任最稱華膴今
求去者依荒廟以恓惶入直者望綸扉而太

息股肱心膂之間已不勝窮人無告之苦臣
恐盛世景象似不如此
皇上卽不憐臣獨不念及于
祖宗相傳無缺之金甌可使病困孱劣如臣者坐
而壞之耶而
皇上三十八年太平之美業亦寧不動念而顧惜
邪臣言及此愈窮愈迫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知臣之言字字出衷毫無假飾
亟將閣臣卽行推補以拔臣于苦海之中以奠
宗社于泰山磐石之固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請補闕臣第二十三疏

奏爲陽氣已回窮臣極苦懇乞

天恩俯垂矜憫亟爲處分事臣待罪綸扉三年餘矣中間惟兩次被言杜門三月其餘皆奔走供事蚤出晚歸雖值風寒雨雪疾病痛楚皆不敢避蓋以受

恩深厚義當圖報即捐軀畢命亦不足恤耳故邑勉至今力已實竭身已實病每日下血常至數升眩暈欲絶昨者

郊壇分獻無官可遣臣又不得不身自備數拜跪

艱難幾不成禮

皇上若以臣爲欺是欺

天矣赫赫神明豈敢誑語此臣一身之狼狽有如

此也而

朝政壅塞人情爰疑臣每下直接見紛紛陳說

無非言某官當補某事當行某差當代某章

疏當發某邊餉當處責臣答臣不行力請臣

但與們相對恐辱含羞而已三年之間並未

曾歡顏開口向人談笑此臣寸衷之憔悴又

如此也往者閣臣常有數人故有病亦得少

休有事亦得共任有人相責望亦得告之曰
容某與同官商議今臣子然孤立何以支吾
此月之朔日有食之當一陽來復之時而有
此變亦非小也歷觀占書大較在于陰盛陽
微夷狄侵中國女乘男臣蔽主數端而已今
聖明在上乾綱獨攬臣下必無敢蔽
主竊權以行其私者惟是朝端寡率作之人百司
成怠弛之習因循泄泄職業日隳而政本重
地又單弱如此無以助
下濟之光明而昭

日新之盛美日食之變殆亦由茲甚可懼也臣之
同官雖有錫爵廷機二人然錫爵頃又苦辭
廷機堅不肯出臣欲請補則
皇上固曰吾有二臣在也欲請二臣之出則天下
人又曰是借此延挨以塞後來之路也然則
臣之計豈不窮而其情豈不日困迫而無所
訴乎今冬至已過萬類漸甦而臣尚槁無生
意如此殊為可憫臣聞之窮困必呼天疾痛
必呼父母舍天與父母之外別無可呼臣是
以不厭煩瀆再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祈

皇上憐臣恤臣而爲之一處分焉或多補新臣或併留舊臣俱在

聖斷但使密勿之地常有數人不至誤事即臣亦得比于寒谷之灰以必應陽生之律臣願畢矣臣不勝迫切籲祈之至

萬厯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請發同官辭疏揭

項同官臣錫爵具疏懇辭仍移書責臣爲之
代請且言身既老病只有一孫亦病情緒極
苦必不能來其詞甚切臣惟錫爵舊德元臣
皇上最爲眷注使其在此必有轉移感格之妙用
其所裨益必萬倍于臣臣方在孤立困苦中
日望其至解此倒懸豈敢從臾其請但錫爵
既深責于臣則臣又不敢不聞之
皇上而其疏留中又已旬日若竟之不報殊非
皇上從來眷禮錫爵之盛心且聞

召四年進退未决屢次籲祈荓無可否差去行人守候日久不得還朝錫爵之所以自處亦真有不能一日安者也至于臣廷機求去已兩年零八月隆冬嚴寒羈栖荒廟悽凉委頓所不堪言無罪無辜而罹此困臣竊傷之伏望

皇上槩將二臣之疏

親賜批發或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其進退去留俱憑

宸斷非臣所敢預也臣自己苦情不能上達而復代同官祈請不能汗顔但揆之情義參之事

體不得不言併望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請補大僚揭

臣頃以病困具疏陳情懇求推補未蒙
允發乃昨吏部尚書孫丕揚見臣又極言大臣空乏必不容不補臣因細思之各部尚書只有二人丕揚年已八十兵部李化龍病未全愈皆為可慮新起刑部趙煥又上疏苦辭聞其意堅不肯來則尚書之無人可知也侍郎只有三人而吏禮二部皆係詞臣不任他事惟工部劉元霖一人見署二部而戶部李汝華刑部林烴又各有辭疏未發則侍郎之無人

可知也天下之事統于六曹六曹之事統于長貳而缺人至此紀綱安得而不日頹政務安得而不日弛卒之敗壞決裂則

皇上之天下而諸臣且得以

皇上之不用而逃其責矣至于宣大總督控制三邊當此虜情變動之時尤是安危利害之日即巡撫帶管終屬不便此亦勢之必當亟補者伏望

皇上將大僚中最緊最急如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協理戎政兵部左右侍郎及宣大總督即行

黜用其尤大僚辭疏悉行

檢發促其供事庶不至因循苟且以貽後日之悔

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問安摺

頂閱

聖躬違和

宣召太醫院官羅必煒等進

宮診視

聖脉臣等從而詢之云是飲食停滯濕痰流注微覺作痛臣等不勝懸念竊惟今冬乍寒乍煖調護甚難痰積之病多乘風寒而生苟飲食起居少失其節則胸腹四肢之間必有不暢而痛楚隨之我

皇上際亨履泰

福祉方隆此等微痾豈能爲患但人身中積食流痰皆當消導營衛氣血俱貴調和即臣等微軀小有鬱滯亦自不堪而況于

萬乘之尊

聖體之重其可使有一息之不寧哉伏望

皇上順時節宜隨事葆嗇一切飲食起居嗜欲喜怒無不得其宜適則無妄之疾自當勿藥有喜而萬萬年無疆之筭將愈綿而愈未艾矣

臣等以

宮庭咫尺門本
天顏下情無任懇切謹具題恭候
萬安以
聞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問安奏

聖諭囘奏揭

該文書官金忠捧到

聖諭諭內閣覽卿等問慰朕知道了朕自夏受暑

濕七月遍體生瘡服藥敷藥過多所致昨日

聖母親到朕宮撫視諭朕慎加調攝朕親承

慈訓見服藥調攝特諭卿等知欽此竊惟

聖躬違和臣等不勝憂念

九重深遠無從時問

起居茲伏蒙

聖諭乃知以暑濕生濟服藥過多所致又知
聖母慈訓
皇上遵奉調攝百順駢臻萬靈佑助計旦夕間必
有勿藥之喜臣等又不勝欣慰惟是暑濕中
人多不自覺而浸淫必至于醸毒故防之宜
先藥物去病或有近功而太過必至于失宜
故用之貴審今日
調攝之要惟在飲食起居喜怒嗜欲百凡謹慎使
心氣和平營衛流暢真元既固百邪自祛彼
區區藥物之補助又第二義耳我

皇上自天申命福祚方隆
無彊之壽非臣等所可豫卜者亦不必煩
聖母之過慮也所有
聖諭謹尊藏內閣謹具回奏以
聞

萬厯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問安揭

臣于十九日恭

聖母萬壽恭詣

宮門叩

賀因詢司禮監太監李浚知

聖躬調攝已有勿藥之喜不勝欣慰遂不敢具揭

再問

起居以滋煩擾而此兩日間見一切本章俱未

發擬竊恐

聖體或未全安倦于

省覽又不勝懸懸之私葢臣供事密勿受
恩深重誼同一體自非在廷諸臣所可同耳伏望
皇上澄神遣累順眷
天和以綏遐祉臣下情無任惓惓
萬厯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會議兵餉揭

項以
聖躬違和方在調攝諸凡政務臣皆不敢瀆
奏惟邊餉一事日急一日當此年窮歲迫之時
人情惶惶恐致生變不得不為一言臣見戶
部揭帖所欠邊鎮年例餉銀至二百餘萬其
已題差解而尚無銀者亦且百萬各鎮告急
之章無日不至宣府撫臣薛三才移書于臣
備言艱苦之狀謂管糧郎中文代時只有銀
數錢而已至于他鎮所言亦率皆如此邊事

之危困可謂極矣今欲促之該部則該部已
束手無措欲借之他署則他署亦已盡空只
太僕寺稍有馬價又經連年挪借並未補還
今所積不多豈堪再動以四海之大貢賦之
供而其窮一至于此真可慨也若及今不為
商議處置再遲一二年狼狽益甚毋論一二
年即目前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臣前此曾
屢請廷臣會議而不蒙
允發今事勢已極不得已再申前請伏乞
勑下戶兵二部會集廷臣將整飭邊備清查軍餉

催徵逋欠修舉屯田等項凡可以裕國而濟
邊者開列上請務在切實可行不得以浮漫
無當之說支吾了事亦不得專以
內帑爲辭致誤大計庶幾一整頓之餘遠可以
貽數十年之安近亦可支吾數載不至如是
之困急且使邊鎮將士知
皇上雖在調攝之中猶軫念其窮困若是必歡欣
感激銷其悖亂之心而作忠義之氣其爲裨
助亦不淺矣所有
勑諭臣謹擬以

進伏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論杜茂事情揭

該臣以考滿聽吏部引

奏候

旨不敢入直諸凡政務亦不敢言惟是承天守備杜茂與地方官爭奏一事外間惶惶謂該監連章訐訴務激

聖怒必過行

處分而承天士民怨憤已甚若紛紜不已且至生變陳奉楊榮之事深爲可鑒非但震驚

陵寢而該監之禍亦將有不可言者臣恐此時益

貽
皇上之憂而事體愈難處矣以臣愚見杜茂生平
頗知向上未必狠狽如是之甚但在地方日
久其所用人役倚勢害人煽殃流毒士民怨
入骨髓即茂亦不及知而地方官激于士民
之訴未及曲處所以致有今日慶其勢必不
能相安于無事惟在
皇上渙發綸音戒諭地方官禁戢士民毋得喧鬧
將所訪拏杜茂人役並加懲治即行釋放其
劉文藻等仍行撫按官處治俾彼此相安而

後
召茂回京另行擇人以代其任則
湯沐重地可以無虞而茂亦得以保全今日處
置之宜似當如此臣不勝過計效其愚以
備
聖明采擇蓋亦惟求事體之妥當耳非敢于內臣
外臣有所輕重也伏乞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發擬杜茂本回奏揭

今日蒙

發下承天守備杜茂一本參奏知府馮勞謙該文

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着照

碑文出旨來臣捧誦

碑文乃

皇祖勅諭守備衙門中有官員旗校人等事犯重

大奏請處治不許擅自拿禁之說則馮勞謙

之拿禁閻光裕等誠爲有罪矣但節連日詗

訪輿論紊之事理尚有可原蓋蘭光裕等平
日作惡爲非士民怨憤已極適巡按官經過
其地遮道哭訴勢甚洶洶若不少爲處置必
至生變故令該府官先行拘繫以慰士民之
心而後奏聞
皇上恭聽
處分此權宜解紛保安重地之計非得已也至于
茂之所奏亦係一面單辭未免過激且如撫
按論茂開列罪狀至一百三十餘款臣亦未
敢盡信蓋人情彼此爭競必多過甚之談爲

在聽者虛心觀理乃得其平此膚受之愬不
行聖人所以謂之明也我
皇上天縱神明無隱不照近如李嗣善馮進朝之
事亦下法司究問仰見
聖心虛平無所執滯且不以内臣外臣有所分別
臣之私心不勝頌服茲于杜茂事亦仰體
聖意擬將劉文藻閻光裕等俱令解至法司從公
究問蓋此輩既與士民為讎難以徑放若發
撫按官又恐成心未化不如付之法司之為
得耳至于馮勞譙之奪俸改調首領官之革

職掾之事體只宜如此若復別有
處分則地方人民方在喧閧一失調停禍亂立至
楚俗悍勇剽輕深爲可慮即杜茂不足惜其
何以慰
皇祖在天之靈眷念湯沐之至意哉而
皇上他日罪臣之不言臣將何辭以置對也臣之
此擬蓋上爲
陵寢下爲地方而中亦爲杜茂若有一毫偏私以
欺
君父則非但得罪于

皇上亦得以少寧

皇祖天地所畀必當亟之矣伏望

聖明省覽裁斷其杜茂在地方既不相安必須

取回但臣未敢徑擬統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考滿加恩辭疏

奏爲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葉向高簡任密勿贊效忠誠兹當滿考勞積

茂著着復職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

如故廕一子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

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竊念臣一介豎儒謬承重任犬

馬之力雖不敢不盡然伎倆止此無補分毫

日夜氷兢懼深罪戾

令甲滿考次日即當移部引奏而臣逡巡趦趄已逾兩月歷查從前閣臣並無一人滿考不

報

會典亦有多歷少歷無故不考參問之條國家舊章不可自臣而廢故循例報部以聽

聖明之譴斥耳不謂

天恩隆重

渥典洊加晉秩賚延種種踰溢臣再三度惟何福何功可以消受姑舉其大端言之今中外空虛災祲迭見朝野惶惶朝不謀夕臣曾無一

得之愚半壽之運以佐時艱而回天意此其
不可者一也大僚未補考選未下在野仁賢
沈淪廢錮未蒙
收用臣每一念及汗顏泚額恨不得棄此一官以
謝天下可復冐昧濫承
天寵夫滿堂宴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爲不歡若滿
堂向隅而一人宴笑於心何安此其不可者
二也自年來政幾壅塞議論混淆四海之內
無不罪臣若受
恩愈重則責望愈深即有三尺之喙從何解釋此

其不可者三也臣頃緣多病志在乞身獨以
政本無人未敢陳瀆少延數時當仲此念乃
復儆
臏蕩之恩于將去之日譬如傭工息事而受直愈
多將何辭以謝其主人此其不可者四也又
有甚者臣與同官臣廷機同被
擢用廷機之到任滿考皆在臣前徒以杜門日久
譙讓不報今且棲遲荒廟淹困無聊陳乞之
章至于累百蓋亦從來閣臣所無之苦也臣
義等壎箎情同休戚若昌然受此心尤不安

此實臣追切之私普天共亮而深有望于
君父之卹體者耳臣非不知前此閣臣考滿承
恩亦有故事且凡爲臣子孰不欲惠徼
寵命以光先人臣雖不才豈無是念惟是揆之分
量度之事體委爲非宜故敢瀝此悃誠仰干
天聽與故事陳讓者不同除遵
旨復職謝
恩外其他
恩命伏乞
特准收回以安愚分俟臣他日少有可受之道而

後
申詔有司平其黜陟庶
清朝之課典不虛而微臣之官謗可逭矣臣無任
銜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令德弘猷勳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承眷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謝

賜年酒鈔錠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頃該臣以二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特遣牌子劉昇齎

賜原封鈔二千貫年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頭

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愚擢自疎遠三年素

食曾莫効乎分毫一旦書庸真何裨于殿最

方虞幽黜之必及乃辱

天寵之洊加寶鏹頒來分重珍于

御府黄封瀉出流法醞于
天庖兼以牲餼之供莫非
駢蕃之錫惟拊躬而悚惕謹稽首以登嘉口腹何
饜已犯飅鼠飲河之戒肝腸尚在寧忘駑駘
歷塊之勞臣不勝感切頂戴之至除報名
廷謝外謹具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請　發緊要章疏摺
摺惟近日一槩章疏
批發甚少人情惶惶皆疑
聖躬尚未大安倦于
省覽臣謂
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保佑今調攝多時必已勿
藥不必過慮惟是歲云暮矣所有緊要政務
亦當舉行一二以慰人心且今冬絕無雨雪
來歲必從荒歉目下都門內外流賊公行而
近畿各處復有結黨嘯聚千百為群此亦不

可不豫防也臣謹將時政之最急者開列數

款伏望

聖明留神省發

亟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軍政考選乃國家大典必不可廢前蒙

發臣擬上而留中日久甚為不便已經兵部屢疏

催請伏望

檢發

一考選科道諸臣候

命甚久臣與部院催請頻煩非敢以此市恩蓋度

之事勢必不容已且各差之人蚤一日則得一日之用耳伏望

檢發

一戶部尚書國計所關雖有孫瑋署事然至今尚卧病未出不可不擇人以代至于協理戎政宜大總督江西巡撫皆內外要任軍國重務而久懸不補甚爲非宜伏望

檢發

一在廷大臣只有數人而兵部尚書李化龍又告病不出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事王圖

又以浮言求去愈覺寥寥化龍身爲本兵
責任至重王圖係
日講官久効勞誠其疏皆當
批答以促其出至于内外各大僚告疏亦當
並賜裁處定其去留毋令進退不决以誤國家之
事也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臣頃接得直隷巡按顏思忠揭帖言淮撫李三才杜門病困地方事務一毫不理卽目下考選軍政舊例撫臣具題者今亦辭罷若久留地方貽誤不小宜允其回籍別行推補以安重地其言甚切臣惟李三才自被言杜門且將一載求去之章已二十餘上今又移駐徐州卧病床褥文移案牘盡束高閣地方已無撫臣矣淮揚四郡

祖宗根本之區連歲災傷人民逃散拊循安輯惟

巡撫是賴豈容三才高卧其間此猶爲一方
言也三才總督漕運數百萬之漕糧皆待其
分派督催今歲因此遲延守凍起剝所費不
貲若明歲新運又無人料理其害更大掌國
大計以一人而誤豈可視爲泛常而漫不加
之意乎又不但此也自三才被論以來朝端
紛紜甚于聚訟株連蔓引別戶分門總之以
三才爲辭三才不去則喧閧不了而一切政
事部院之臣皆爲所牽掣無所措手其爲國
家之累更不小也臣亦素惜三才之才豈欲

迫之使去但詳度今日事勢去與不去其利害分明如此故敢冒昧陳愬伏望

聖明垂念地方大計與

朝廷紀綱

亟將三才前疏或顏思忠代請之疏即賜處分或

發原疏上以待

聖裁真今日至切之急務耳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辭　加恩疏

奏爲辭

恩未遂重奉

温綸謹再瀝誠辭免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具疏控辭奉

聖旨卿令德弘猷勳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彞典宜承眷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焚香捧誦愧感交并非不欲仰體

聖心赧顔拜受但臣所爲不可受不敢受之故已詳具於前疏言言由衷非有一毫之矯飾也

皇上試爲臣思之臣之辭爲是乎爲非乎
聖諭以考績加恩原係彜典爲言若謂此乃閣臣
之故事者臣查
會典開載閣臣滿考恩數取自
上裁原無定格雖
聖明優禮輔弼前此諸臣多蒙
殊典然皆才任股肱力能展布課其勞績良有可
觀未有如臣之庸愚陋劣三載之間並無一
事可稱一長足述而賞浮于功之若是若此
臣之所以來

溫綸而驚心叩
天閽而力控也臣居恒私念士大夫自處當常存
有餘不盡之意名位必不可太極受享必不
可太溢臣海上書生家世單寒其始願不過
通籍朝端得一官半職自效便自了足今遭
值
聖明叨濫至此已是生平夢想所不到矣乃復躋
公孤之班極人臣之寵拖朱橫玉出入
黃扉即使士紳見容造物不妬而反之本心亦
將何辭以自解乎今時勢艱難人情鬱結

皇上若行臣片言用一人施一事臣之寵光勝于一歲九遷一日三錫也不然而黜與在前公論在後臣不昧寸心歉然于中雖欲循例祇承實所不可故敢再吐其肝腸若此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收回成命容臣仍以原官供職庶

鴻恩不至濫及而臣亦得以戴顏面于人世矣奉

聖旨卿獨任輔政忠勤加恩酬勣原非超格何爲再疏固遜宜遵成命勉承以副優眷慎勿復有所陳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請　發王掌院辭疏摺

該掌翰林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因被人言將本院印信封送孔目聽諸凡院事皆置不理竊惟翰林院衙門雖稱清曹而事務頗多當此年終之時關支俸糧開送官吏一切當行之事皆難停閣至于考察重典開歲舉行翰林院官約有百餘員皆須掌院定其賢否若掌院官不肯料理誰其代之臣念王圖素有學行又係

日講官久効勤勞非他曹可比浮言漫及當為昭

雪伏望

皇上將圖辭疏或孔目楊永亨疏

發臣擬上以聽

聖裁亦目前一大急務也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之十一終